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七百二十一號 (今日出版一版)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
電話 東局一千零七十二號
廣告費 每份銅元一枚 每月自取一角五分 分派送外埠者每份加郵費一角
用五號字七日以內每字八厘一碼封面中縫加倍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整理國學計畫書
▲吳稚暉先生致蔡校長函

●學生會啓事

(一)校長出洋考察、已定明晚起程。茲訂於今日午後三時在第三院大禮堂開會話別、務請同學屆時一齊到會。

(二)本會改組章程現已由改組委員會草成、并已印就；請同學諸君在二十三日以前到各院講義課取閱。如有可修正之點、或提議、請於二十七日以前具函投交第二院號房收交本會、以便再定期開大會討論。

●本校布告

●余天休啓事

弟前在美國著有一本書。關於山東問題與日本交涉等項。該書曾經送呈國上下議院議員各學校及藏書樓等。及曾經美國各報紙登過。今省存有數十本。凡同學諸君。如欲取閱該書者。請書姓名住址與郵票半份。寄交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弟常即寄贈一本。

●庶務委員會啓事

●註冊部通告

本委員會於本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午後四時在本校第一院行政各委員會會議室(即總務處)開第十三次常會務祈委員先生列席爲荷

九、十、十九。

預科免習科目試驗時間表

二十一日

年級	上午八至十	上午十至十二	下午一至三
二級	國文	英文	文數
二級	物理	文數	學
二級	物理	文數	學

年級	上午八至十	上午十至十一	下午一至三
二級	地	理化	學法
二級	地	理化	學法
二級	地	理化	學法

●會計課啓事

職員諸君鑒：六月下半月俸薪於本月十九日二十日。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第二三院發給屆時。即祈來取爲荷此頌 公綏

●本校紀事

徐寶璜教授任校長辦公室秘書已歷三年近因受蔡

●專件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整理國學計畫書 (續) 民國九年十月

(一)編書 今圖整理學術之材料即宜從編書入手編書之法又分五項如左

(甲)擇有價值之著作彙編爲叢書 明人廣編叢書未嘗非有便於學者之舉然率多短書偽籍清人所編勝之矣然以今日觀之則缺點似亦甚多今當取古人極有價值之專著編一叢書使研究者易得資料而識途徑(今坊肆所編之四部叢刊等書無精密之選擇真偽混淆良窳互陳徒有數書版本較善耳)

(乙)仿歐人百科全書之例編一有用之類書 國學之類書未爲不多然如北堂書鈔之類徒爲摘文摘典之用藝文類聚之類亦少實用且有採摭而少系統條理通典之類較善矣或偏而不全繁而不中今宜編一類書仿歐人百科全書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章、亦曾平允說過、其意若曰、果當道若能把兵費移辦教育、國內大學、還應當添起若干。現在因爲止有那一滴水、移緩就急、所以且把北京大學移到海外、教育個人。望有力量的人多了、分頭及衆、比較有益。好在這終是片面的激論、我的所謂科學家就學、要移的、雖自然不止這幾種、但發議論時候的傾向、却滯在這種片面。我想傅先生必有九分九釐的贊成、說道原來教這種家、那就移移也好。於是我亦必連忙敷衍傅先生、說道你的家、原來是那北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有太太應進北京大學附屬太太學校的家、那就不移也好了。

以上說說笑笑、未免有得罪的地方。但我的意思、止是要形容出一個片面觀察的情狀來、說得發笑一點、愈好顯出真相罷了。傅先生是一個高等學者、他著眼的學、止有高等學。一說到就學、便好像有許多同樣的傅先生、立在他眼睛前面、傅先生一一替他計較、倘有一點躁急的舉動、質質然輕易出門、弄得就無所就、學非所學、豈不大爲苦惱。就是對於這種人的太太、也望他有學可就、必要有一個標準。於一種組織不同的歐洲「生活」、便看做與「學」字無關、不足滿意那種太太、止變成了一種從半獄裏看出去的苦趣。這種觀察、止適用於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自然應該牢記著。但對於另幾部分人、便未必適用。至於我等自己無學、止盼望他人就學的人、把自己本位的比較去了、因此看人止是一種材料、做神聖、做獨狗、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由各人自己選擇、自己撞遇。盼望有高等學者、固然足發瘋似的傾想。就是比較可以進步一點的、必

收發課啓事

黃右昌啓事

北京民國大學徵書啓事

北大江西同鄉會啓事

定胡亂的懲惡。傅先生呀！譬如舉一個例、同你在倫敦、可以常常見面的一個人、他也是個高等學者、他也像你「越看越聽越悔前言孟浪」。前年他的兄弟在中學畢了業、熱心要上英國儉學。他對阿弟說、你的程度、就來英國、劃算不來、不如在北京大學再來罷。不然到清華學校去得了公費更好。這種打算、自然很正當。無如到了事實上、北京大學同清華學校、並不公開、並不能任人出入自由、剛剛的境遇、那位阿弟、進不了那兩個學校。沒有法子、只好到一個北方的工廠做練習生、自己煮飯、才夠生存、實做留學勤工儉學。「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自是一定的結果。我們便不相信把他那種煮飯的精神、止配在國內、不配在國外。我們更不相信他在國外、有那已過一年半的光陰、所得的成績、還同在國內一樣。這就是傅先生所謂比較的利益、應當注意了。這也就是一般高等學者環境普通留學發出甚高議論、應當另行原諒了。也就是傅先生第二條問題、可以連帶答復了。

第二條傅先生所謂「此刻在北大讀書、和在巴黎流蕩、比起來還是上一項好罷、」這何消說得流蕩、比起來還是上一項好罷、」這何消說得。但這種悲觀的教言、太略去事實、隨意比較。我當追求事實、解解傅先生的氣悶。第一請問巴黎流蕩之人、是否即是棄了北大讀書前往的人。第二請問巴黎流蕩學生之數、是否等於北京流蕩學生之數。第三請問巴黎流蕩的學生、是否北大必能收容他們讀書。一經細想、例外甚多。況且此種流蕩學生、幾乎大多數便是被屏于「北大」、先流蕩「北京」、因而流蕩到巴黎。不曉他在「北京」流蕩、作成他到巴黎流蕩、這確是我們注重

片面之益人的罪過。但何事沒有缺點、何事沒有害馬、大家也必定能原諒的。故要比較較的說法、止可說那太太不在北大附屬的太太學校讀書、而在西洋做獄囚、那少爺不在國內工廠做工煮飯、而到國外做工自脩、這就略近事實了。若拿巴黎流蕩、爲留學之代名詞。北大讀書、爲普及之國內生活、兩相比較、未免棒喝下得太重。智識界級、蔑視羣衆鼓吹、由微涉妄、古今以來、壞事亦就不少。譬如年來所謂「文化運動」、因爲許多口頭名詞、流行在一般人的口中、無意識的亂講、固然可笑、警告一部分人、請他們注意着進涉、不要止是淺薄的叫囂、亦是應當。然而有時厭惡得過火、變成了蔑視羣衆應和、大有禁止不許隨便出口之勢、出之於反對人、這是當然、出之于主動人、極爲可怪。無論什麼至理名言、從波瀾這推出去、到到普及、流行起來、在羣衆的嘴裏、就沒有不淺薄。這一個淺薄應和、正是普及的結晶。三綱五常都是邪惡普及。想孔教會裏那種禮運大同、真是孔二先生所主張的麼。求仁得仁、倒變爲騎馬尋馬、既入其立、又從而招之、亦就自己說不出所以然了。從好的一方面批評、這就是高等學者、止把自己做了一個標準。類我類我、本是好意、因而就變爲不許有例外、那就顛倒。我先舉這個例、好像與本題沒有關係、容我說下去。便自然亦可幫助我達點意思。

我承認了「片面無可諱言」、傅先生也當滿意了。然則傅先生的「越悔孟浪」、一種片面的悲觀、我何以不能絮絮而容納、作一個彼此相銷呢。我以爲不然。這不是我們一兩個人之事。據我片面的偏見想起來、兩種意思。若一同發生流弊、影響便不一樣。何以見得呢。請另提一行說明。